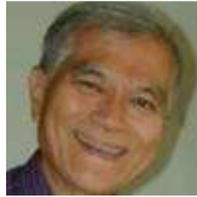


福音普传

华人教会差传意识与教育



龙维耐医生

(龙维耐医生为前任新加坡亚洲宣教士训练学院院长，
亦曾任香港差传事工工会宣教士训练主任，现任香港同路坊协调主任)

回顾过去廿年来华人教会对于普世差传的意识与参与，可以说已跨了三大步。

第一，

由完全无知到因信任而接纳。我们夫妇就是那时踏上宣教之路的，当时多数北美华人教会从未听过差传，自然也未有参与。那时我们的西差会说：「你要去向认识你的教会分享异象。」我们从东岸到加州，探访了以前认识的几位长者、牧者，他们由于信任我，便鼓励教会支持我的工作及答应代祷。那时候，支持我们的教会大都未懂得办差传年会；更从未听过信心认献或宣教小组等等。开头几年，我们夫妇祇是他们唯一派出的宣教士。一主日到了长岛，宋牧师见我们来了，就临时宣布：「今天是我们第一届差传年会。」事就这样成了！西差会常常寄来一大叠的推介文字，我说：「中国朋友还看不懂。」但他们照样寄。这个时期华人教会的宣教教育大概就是零零碎碎，片面和间歇性的，回忆起来，倒十分有人情味。

第二，

到了八零年代，渐渐开始从各教会来信中知道，北美华人教会开始举办差传年会，也有写信来请我们寄些工场资料，差传年刊也越来越认真编写，图文并茂，又有差传主日学班，短宣等。当支持的宣教士名额增多了，一些英语聚会（年轻一代）更有板有眼地要求我每年填写一次信仰规条、事工计划等等由他们来审核一番，我觉得很有意思，反而老牧师向我致歉：「年青小子，不知分寸，你随便填填好了！」（文化差异？代沟？）

第三，

随着华人宣教士一个接一个上工场，牧者们一个接一个台上讲宣教差传，九零年代初已是大部份华人教会都至少知道差传是甚么，其重要性也已被肯定，只是参与有快、慢；多、寡；远、近，之别而已。

行行出宣教士

正当传统的长宣、专职植堂宣教方兴未艾之际，世界政治来了个大转弯。一夜间，东欧和前苏联有了传福音的自由，南边尼泊尔及中南半岛有了新的突破，中亚一大片回教地区对宣教士保持不欢迎态度，却十分欢迎外人过去协助他们发展社区、经济。这现象加速了差派国正视带职宣教士的训练和工场分配，除了医生、护士外，他们需要大量英语教师、农业水利专家、手工艺、商人等各类人材。上面所说的，这九零年代（第三步）应该是宣教总动员时期，无论你干的是哪一行业，你都有机会被征召上工场。香港有一对基督徒锁匠夫妇就曾经带上一大批锁去泰北，替宣教士安装门锁。又有一位基督徒在一个关闭国家开设理发美容的连锁店.....这不断增加的出国创业机会往往让基督徒深入福音未及之地，是传统宣教士不被批准进入的。

但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带职宣教士由于不需要教会经济上支援，而且工场带敏感性，不便公开，因此在代祷及牧养支援上往往被遗忘。另一方面，带职宣教士多未受过神学院或宣教士训练课程「全人的」(Holistic)、在圣经、灵命、个性、事奉等严格的操练，这批工人一旦身入虎穴，而为他们的代祷又比为全职的宣教士少，难怪伤亡率高。

面对着这种种多文化、多样化的差传角色，当前急务就是在华人教会广泛地推动给要上前方的精兵及在后方推动差传代祷的人，来个全面性差传教育。

及时的差传教育

一·差传讲座 -- 一些华人教会已定期邀请差会或训练中心举办讲座。这类讲座须顾及可能出前线的长、短、专、带职宣教士，及在后方代祷、支持、推动差传的全体信徒会众，正像几个要升空的太空人和地面上太空中心数十至数百控制塔技术人员同样要接受严格的科技训练一样。教会可邀请资深宣教士讲师前来用一周末或用四个星期，每周一晚上教导差传实践课，四次内容分配如：**1.** 举目看田，**2.** 现今的机会、挑战与策略，**3.** 装备与训练，**4.** 堂会后方差传总动员。

二·储备师资 -- 谈教育自然要想到师资，最理想当然是又有工场经验、又能教导的老师，但今日教会可用教学相长或边教边学的方式，以二百人的教会，选定五至十人推行差传教育，轮流送他们出去：**1.** 进修差传密集训练，**2.** 参加短宣队，**3.** 个人前往某工场短宣一年，**4.** 搜集教材，编定课程。

三·宣教士训练 -- 除了对一般差传课题的认识，准宣教士（长、短、专、带）在以上第一项的训练外，要有进入工场前 (Pre-field) 严格的训练（有如太空人，要比其他太空中心技术人员接受更多、更不同的训练）。这应该是教会的栽培以后，及神学课程以后的宣教士训练，是从生命、工场事工与生活、最新差传

知识与策略、和教会及差会密切配搭的严格模拟工场训练。西方教会早已有这类训练，第三世界差传运动兴起后，更看到多个宣教士训练学院、或中心的成立。

四．神学院的差传课程 -- 笔者诚恳地建议华人神学院把下列三科列为必修科：

1. 差传学导论， 2. 差传的圣经神学基础， 3. 普世差传机会与策略，包括文化人类学及跨文化福音传递。今日许多华人教会还是 **Missionary absent-minded**（笔者觉得这几个英文字很好用，也能表达笔者的意思），主要是因为牧养这教会的牧者是 **Missionary absent-minded**，牧者为甚么是 **Missionary absent-minded** 呢？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当时他们念神学时神学院的课程是 **Missionary absent-minded**！与其说赶紧加设这三门为必修科是未雨绸缪，倒不如说是替今日华人差传去「亡羊补牢」。

总结：面向公元二千，华人差传进入蓬勃多样化的总动员时期，教会要回应当前庞大的需要，立即加紧全面推行差传教育，以致前线与后方连成一强大的伙伴网络，与全世界各国信徒携手合作，完成大使命。这应是今日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祷告。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一期，2005。

(原载于《华传路》第四期 1996年6月6日，作者及华传香港办事处授权转载)